



都无设防 City UNDEFENDED 咖啡杯里的茶 KAFEI BEI LI DE CHA 著 上

双面猎人的守护，青梅竹马的哥哥，神秘的火焰少年……
惊世情缘，千年羁绊，却在这一世，因为TA，爱的行星偏离了轨道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设防都市 : 全2册 / 咖啡杯里的茶著. -- 哈尔滨
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3.12
ISBN 978-7-5317-3209-9

I. ①无… II. ①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2575号

无设防都市 (上下)

作 者	咖啡杯里的茶
责任编辑	王金秋
封面设计	熊小喵 
版式设计	刘子杨
出版发行	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邮 编	150010
网 址	http://www.bfwy.com
电子邮箱	bfwy@bfwy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	390千字
印 张	26.5
版 次	2013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6.00元 (上下册)
书 号	ISBN 978-7-5317-3209-9

| Contents

1	Chapter1	囚島
35	Chapter2	女巫
63	Chapter3	预言者
82	Chapter4	梦魇
109	Chapter5	鬼影
130	Chapter6	暗杀
158	Chapter7	记忆
192	Chapter8	福田

U N D E F E N G D E D
C I T Y

Chapter 四

这就是传说中最混乱、肮脏、贫困、落后的地方！

据说这里曾是一座庞大的监狱，里面关押着众多疑似邪恶的人。

在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里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关到这座孤岛上永世不得自由。

怪不得这里根本看不到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没有时髦的商店，没有豪华的高楼大厦，更没有光鲜亮丽的路人。

每个空气分子里都透露着陈旧古老的萧条气息，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止了流动，连人们的表情也显得那么不合时宜。

UNDEFENGDED CITY

Chapter1 囚島

01.

穿着黑色帆布鞋的脚无声无息地踩在地上，因为一路狂奔而疲惫的腿在此刻才觉得酸痛不已。夜灵抬起右手松了松头上的棒球帽，汗湿的头立刻被夜风吹得凉飕飕的，太阳穴突突狂跳，她感到一阵眩晕。

她擦了擦脸颊上的汗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躁动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，眼睛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

古老而陈旧的建筑散发着颓靡的气息，屋顶有尖有圆，时间像倒退了一个世纪一般。脚下由一块块巨石铺成的道路一直蜿蜒着，看不见尽头。街边的路

灯昏黄而浑浊，蝙蝠和蛾子扑腾着翅膀绕着路灯打转，地上躺满了蛾子的尸体。

初秋的夜晚，竟然有些冷。

又走了许久，夜灵这才听到喧闹声，原本昏暗的街道立刻被前面的灯光照亮了。路边竖立着一个木牌，上面用花体字写着“黑猫街”三个字！

夜灵将帆布双肩包反挂在胸前，双手插在裤袋里，放慢了脚步，故作悠闲地一路晃悠着往里走。

热闹的场面，突如其来地映入她的眼帘。

一个戴着黑色礼帽的魔术师正在表演魔术，捧场的人寥寥无几，两个醉汉围着他嬉笑。只见他摘下帽子，从里面揪出了一只红眼的兔子。兔子刚被丢在地上，就蹦跳着擦过夜灵脚背，跃入了草丛。

魔术师冲着她笑，肌肤苍白如雪，头发在夜风中轻轻飘动着，映着灯光赫然闪烁着淡淡的银色。

夜灵压低帽檐，垂着头继续往前走，却被一个声音叫住，她停住了脚步。

“要占卜吗？”一个漂亮的吉卜赛女郎坐在石凳上，手里捧着亮闪闪的水晶球，一头乌黑的长卷发直垂到腰际，脖子上、手腕上、脚踝上叮叮当当的饰品戴了一大堆，宝石一般闪闪发光的褐色双瞳带着捉摸不定的笑意。

她跷着二郎腿，笑眯眯地看着夜灵，涂着蔻丹的指甲异常醒目。

“不，不需要！谢谢。”她刻意压低声音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男孩儿。

女郎发出爽朗的笑声，小麦色的肌肤如同涂了一层甜蜜的巧克力，深邃的大眼睛滴溜溜转着，仔细打量了夜灵一番，这才说道：“原来是个女孩儿啊。你的家人难道没告诉你，女孩子不要在午夜单独出门吗？更何况还是在囚岛！”

吉卜赛女郎站起身来，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容：“小妹妹，乖乖回家吧，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。”她宽大的裙摆在夜风中飞舞，若有似无的奇妙香味带着蛊惑飘向夜灵。

夜灵揽紧了胸前的包，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，防备地盯着女郎，可是手腕

却被她拽住了，夜灵拼命想要挣脱，女郎的力气竟然特别大。

夜灵的手一点点被女郎从包上拉了下来，攥紧的拳头也被她掰开，一个冰冷的东西放进了夜灵的手心。

原来是一颗彩色的玻璃弹珠。

吉卜赛女郎俏皮地眨眨眼：“它叫好运球！祝你好运，亲爱的姑娘。”

这颗玻璃弹珠……真的会带来好运吗？

夜灵抿抿嘴巴，把玻璃弹珠握在手心，轻轻道：“谢谢。”然后，她匆忙向前走去。

走了一会儿，一阵声音突然钻进她的耳朵：

“干吗这样看着我？”

“真的是好运球？那也给我一颗吧。卡门。”

“K，你真无聊！”

似乎是吉卜赛女郎在和魔术师说话。

K？卡门？真是奇怪的名字。

夜灵的耳畔似乎还回响着吉卜赛女郎的话——更何况还是在囚岛。

囚岛！

这就是传说中最混乱、肮脏、贫困、落后的地方！据说这里曾是一座庞大的监狱，里面关押着众多疑似邪恶的人。在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里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关到这座孤岛上永世不得自由。怪不得这里根本看不到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没有时髦的商店，没有豪华的高楼大厦，更没有光鲜亮丽的路人。每个空气分子里都透露着陈旧古老的萧条气息，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止了流动，连人们的穿着也显得那么不合时宜。

这座孤岛，像从未属于过基拉城一样，它被彻底抛弃。

囚岛四面环水，雾气长年累月地笼罩着这座孤独的岛屿。只有东西两座古老庞大的高架桥通往基拉城——东格林兰道和西格林兰道。

如果不是这两座高架桥的存在，囚岛大概早就消失在了传说中。

基拉城里不听话的小孩都会被母亲恐吓：再调皮，就把你丢到那里！里面全是吃人的怪兽，你会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一根！

这样的恐吓，一代传一代，以至于“囚岛”二字成了不可言说的秘密。连警察巡逻，都非常不愿意被分到这里。

那里经常发生抢劫和杀人事件，尸体被直接推入水里，只剩下一摊骇人的血迹。边缘地带罪恶多，谁也不知道凶手是谁，却都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转向囚岛，人人都笃定地认为就是因为囚岛的存在，基拉城才会如此混乱，治安如此之差！

不明真相的人们一听到基拉城这座犯罪之都，都会露出不可言说的惶恐表情。于是“基拉城”这三个字就等同于暴力和邪恶，以及对过去那段恐怖传说的无尽惊恐和好奇。

“呼——呼——”夜灵轻轻吐了两口浊气，想到那些骇人的传闻，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“嘟嘟嘟……”机车的引擎声喧嚣刺耳，夜灵回头一看，几个骑着重型机车的少年正笑闹着往这边驶来。

夜灵立刻闪到街边，低头压了压帽檐，加快了脚步往前走。

一辆……两辆……三辆，机车一连串地疾驰而过，夜灵刚松了口气，一个红发少年突然掉转方向，朝着她冲了过来。一个急刹车停在她面前。

“新来的？”红发少年像团火焰，整个人散发着让人不安的热量。他目光灼灼，眼里带着玩味的挑衅。

夜灵有些紧张，心脏怦怦狂跳，像要把胸腔撑破一样。

她咬着嘴唇，手缓缓伸进抱在胸前的包里。

“包里莫非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”机车上的红发少年探过身来，伸手往她包里摸。

夜灵猛地掏出手枪，抵着他的额头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我最讨厌别人碰我的东西！”

少年瞪大双眼望着夜灵，双瞳散发着淡淡的红色，他完全没有料到这种情况。

红发少年一点一点把手缩了回来，耸耸肩，道：“OK……OK……放轻松……好吗？别这么紧张……”

夜灵冷冷地盯着他，移开了手枪，可枪口还是指着他的脑袋不敢放松。

“你保险栓都没打开哦，笨蛋。”红发少年一脸轻蔑，却还是磨蹭着没有离开，“女孩子怎么可以长这么高啊？基拉城里的小孩营养比较丰富吗？”他破旧的牛皮靴有些不自在地蹭着地面，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

夜灵冷冷地翻了个白眼儿，继续往前走。

“小妞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要我载你吗？免费的哦。”少年吆喝道。

机车缓缓跟在夜灵身旁，红发少年歪着脑袋喋喋不休：“女孩子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没人告诉你这里很危险吗？”

“到目前为止，我尚未发现比你更危险的东西。”夜灵往路边靠了靠，完全不想搭理他。

“焰——快点儿啦——”远处的少年已经非常不耐烦了。

焰挥了挥拳头，大声回应道：“你再瞎嚷嚷，我可要揍人啦！”说罢，又转头笑咪咪地冲着夜灵说道，“对啦，我叫焰，火焰的焰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夜灵不作声地盯着他，停下脚步，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，一副“看看你到底想要怎样”的表情。

焰耸耸肩，发动了机车：“好吧，后会有期。”

机车喷出一团尾气，咆哮着跑远了。

夜灵又渴又饿，她慢慢走着，找了家看起来勉强还算正常的店，推门进去。

刚进去，她就后悔了。

酒吧里坐着形形色色的男人，发型凌乱古怪，身体露出来的地方都刺着各种奇怪的图案。一张张简陋的木头桌椅横七竖八地摆放在不大的空间里，桌面上深深的刀痕清晰可见，还有不规则的弹孔，连墙上也不能幸免。最里面一张大大的木桌就是吧台，后面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散架子的木架上摆满密密麻麻的酒瓶，角落里的老式唱机正播放着慵懒的爵士乐，偶尔跳针卡住，发出难听的吱吱声。

夜灵加快脚步穿过人群，疲惫地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：“你好，一杯可

乐。”

酒保是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人，年纪不大，胡子却雪白，狭长的眼睛像一只狡黠的狐狸。

狐狸酒保冲着她笑：“小弟弟，我们这里不卖可乐。”

她舔了舔干燥的嘴唇：“除了酒，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喝吗？”

狐狸酒保想了想，给她倒了一杯冰水，上面飘着一片可怜巴巴的柠檬。

她抓起杯子咕咚咕咚全灌了下去，又把空杯子推到酒保面前。

狐狸酒保摇摇头，只得再给她倒了一杯。

吧台后的小电视机里播放着一则社会新闻，小小的老式黑白电视机，信号不稳，微微抖动的画面和有些扭曲的声音一下抓住了夜灵的注意力。

“警员夜某在家中遇害，经初步调查，犯罪嫌疑人锁定为他的养女。目前，夜某的养女正在逃逸中，如有知情人士提供线索请拨打警方电话72546……”

电视右上角是一张打了马赛克的模糊照片，依稀看得到一个人躺在血泊中。

“夜警官人很好的，对大家总是和和气气的，邻居有什么困难，他都会主动帮忙。多好的人啊，可惜了。”邻居A是个胖乎乎的老太太，冲着镜头猛点头，喋喋不休道。

记者问道：“请问夜警官和养女的关系怎么样？”

邻居A老太太皱着眉连连摇头：“非常糟糕！他的养女性格暴躁，顽劣不堪，根本不听她爸爸的话。父女俩几乎天天吵架，隔三差五就能听到摔东西的声音！”

邻居B抢过话筒，一脸惊恐地说：“有一次我在阳台浇花，听到夜警官和他女儿大吵。好像是他女儿偷了家里的钱，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所以夜警官特别生气。还有，我还听到他女儿大喊，说什么总有一天会杀了这个讨厌的爸爸……毕竟不是亲生的，他女儿总嚷嚷说要去寻找亲生父亲……”

.....

最后的画面是一张大大的通缉令，用的照片是她学生证上的标准像。一头

乌黑的长发，冲着镜头笑得有些不自然，脸上流露着一丝孩子气。那是刚升入高中时拍的，像这个世界上所有不起眼的少女一样，充满了青春的天真。

夜灵愤怒地紧紧握住杯子，手指的关节因为太过用力而泛白，杯底摩擦着桌面发出了刺耳的“咔咔”声。长长的帽檐遮住了她的脸，看不到她的表情，只依稀听得到她把牙齿咬得咯咯响。

——爸，你为什么要当警察啊？薪水低，又危险，基拉城的治安一到夜晚差得要死，你还经常值夜班！

——一个职业能存在，说明这个世界需要它。正因为治安混乱，才需要警察来维系啊，哪怕目前依旧很糟糕，但也许不久的将来，一切都会变好呢。

这样的谈话是什么时候进行的？父女俩坐在小桌边头抵着头吃泡面的时候？还是某个无聊的黄昏，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，看着天上的流云突然有感而发的呢？

这些年来，父亲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警员，先做了十年的文职，后来佩枪巡逻，处理些无足轻重的小案子。父亲每次夜里巡逻，她都会担心，基拉城的夜晚完全属于邪恶势力，经常有巡警被杀死在某个偏僻的小巷子里。

父亲也有过一些升迁的机会，可都被他自己给浪费掉了，混到如今两鬓已泛白，却还是个帅气沉稳的低级警官。

——你爱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吗？

——爱啊！为什么不爱？阴暗、混乱、暴力、污浊……这些也是构成世界的元素，如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纯白，也没有纯净的天堂，世外桃源不过是个缥缈的传说罢了。直面这个世界，然后爱它。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意义。

那个时候，好像完全不能理解父亲说的话，听起来很深奥的样子，谁会爱阴暗混乱呢？人人都爱美丽洁净啊，人人都希望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不是吗？

——夜灵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这个世界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简单，也并不是由所谓单纯的白与黑、善良与邪恶所构成的……它们之间还有很多灰色。

——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呢？

——等你长大的时候吧……

如果所谓的长大，就是要独自面对这些可怕的事情，我宁愿永远永远都不要长大。

夜灵仰头喝光了杯子里的水，喉头“咕咚”一声，咽下心中的恶气，整个人打了个冷战。

那些邻居全是陌生的面孔，她根本一个都不认识！

“嘿，还要再来一杯吗？看你好像快要累死了。”狐狸酒保看起来像个好人。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夜灵从钱包里掏出十块钱，轻轻放在桌子上，“请问你知道‘伊甸之东’在哪儿吗？”

那张简洁的名片上只有两行字：

关侑

囚岛 伊甸之东

狐狸酒保笑了，细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：“那家伙那么有名，你竟然不知道？他的事务所就在东格林兰道尽头。顺便说一句，那家伙可是个财迷，收钱一点儿不手软！”

“谢谢。”夜灵冲狐狸酒保笑了笑，起身就走，她搂紧了胸前的背包，一路绕过一个个汗臭的身体走出门去。

推开门的瞬间，舒缓的夜风扑面而来，可夜灵的心绪一直无法平静，身体说不出的疲惫，累得只想躺下来。

但她咬了咬嘴唇，把包重新背在身后，挺直了腰板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02.

基拉城中心，某座豪华府邸。

“和敬清寂，是茶道必须遵循的真谛，茶叶必须碾得精细，茶具要干净整洁，动作要优雅规范，充满美感……”

房间里，穿着和服盘着发髻的老师正在指导一名少女学习茶道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舞蹈般的飘逸。

少女凝神屏息，看得格外认真。茶道与插花是她每日的必修课。不过比起茶道，她更喜欢插花，那些散发着芬芳的美丽花朵才是她的最爱。

“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。熏，你还要多加练习哦。”

“是！老师您辛苦了。”熏鞠躬致谢，把老师送到门外，立刻倒在了榻榻米上。

熏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心绪一直无法平静，身体说不出的疲惫，累得只想躺下来。

她有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像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自己，不晓得干了什么破事，连带着自己也在受苦一样。

这种感觉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

莫名的心悸；莫名的悲痛；莫名的……太多不属于自己的情绪。

突然，熏想起了什么，起身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来到院子角落里一间隐蔽的房子前。

“大小姐。”门口两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看到熏立即恭敬地九十度鞠躬。

“我要进去。”她歪着脑袋笑咪咪地提出了要求。

“可社长说没有经过他的允许……”两个黑衣男子面有难色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其中一个人鼓起勇气说道。

“让开！”熏的笑容瞬间消失了，木屐不耐烦地踏着地面。

话音刚落，两个黑衣人马上乖乖闪到一边，弯着腰，连头也不敢抬一下。

整个房间……准确来说应该是病房，像庞大的蜘蛛网，屋子中央一张大大的病床被密密麻麻的仪器和管子包围着。

“织花，我来看你啦。”熏的声音可爱极了，她轻轻弯着腰穿过一根根或粗或细的管子，来到病床前。

雪白的睫毛轻轻颤动了几下，织花睁开了眼睛，灰色的瞳孔散发着微弱的

光辉，水汪汪的眼睛清澈见底。一头长发像白色的瀑布铺满了枕头，就连眉毛也是淡淡的白色，洁白的肌肤没有一点儿瑕疵，透明的肌肤下赫然看得到青色的血管中流动的血液。

数不清的管子接在她的额头上、手臂上、腿上……织花是靠着这些仪器存活着的，它们监控着她身体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。

“熏……”她苍白而干燥的嘴唇努力张开，发出微弱的声音，氧气罩立刻布上了一层雾气。

熏伸出戴着手套的食指轻轻抚摸着她光滑的手背，手指头像绕圈一样，绕开那些管子，最后停在织花苍白的指尖上。

“织花，命运真的是一本早已写好的书吗？”

织花淡淡笑着，讲话对于她来说，实在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。

“预言者的存在本身就很可笑，如果你们不存在，人们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命运，就不会有贪婪……也不会那么迫切地想要知道，未来的人生会是怎样的。”熏扬起嘴角，眼神冷漠，前一秒的温柔像是一个不祥的征兆。

“可是我也不能免俗啊，我也想知道未来的自己会是怎样的一个人。继承父亲的社团成为黑鸦社的社长吗？还是遵从父亲的意愿嫁入另一个势力庞大的家族，强强联合，让社团势力更加庞大？！唉，似乎都不是太吸引人啊。”熏坐在床边，看着像被蜘蛛网罩住的织花，一脸惆怅。

“织花，告诉我，我会有爱情吗？我的爱人是什么样子？”熏瞪大双眼，郑重问道。

织花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反手握住熏娇小的手掌，闭上了眼睛。一股能量自熏的身体传入了织花的脑海，一幅幅画面在她眼前凌乱地闪过，与此同时一股不能言说的痛苦折磨着她，织花疼得浑身抽搐！

“织花！织花！织花……”熏的声音交替重叠，一点点远去，织花的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

预言者触碰别人的未来，感知对方的命运，同时自己也会被痛苦折磨得生不如死，几乎每一次的预言都让她与死神擦肩而过，若不是这些先进的仪器支撑着她的生命，她早已死过无数次了。

这样痛苦地活着，像被圈养的羔羊，比死更加难受。每次她都想，就这样死去该多好，却又总会在几分钟后幽幽苏醒，她就这样身不由己地活了十六年。

织花的睫毛颤抖了几下，睁开了双眼，在与熏对视的瞬间，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。

“织花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熏小心翼翼地把耳朵贴过去，轻轻把氧气罩往下拉了拉，让自己听得清楚一些。

织花深深吸了几口氧气，缓过神来，怜悯地望着熏那张急切的脸庞，声音像一位苟延残喘的老妇般沙哑而无力：“熏……你得不到……爱情，你爱的人……永远……永远也不会爱你……哪怕，哪怕……”

熏浑身僵硬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她攥着织花纤细的手腕，咬着牙狠狠地问道：“哪怕什么？说！”

织花的身体柔若无骨，连一丝挣扎的力气都没有：“哪怕他对你有……一丝温柔……有过刹那的心动……也不过，不过是因为……”织花的声音越来越弱，眼里的光芒开始涣散。

“喂！你说清楚一点儿！”熏一把拽下织花的氧气罩，拼命地摇晃着她娇弱的身躯。

织花痛苦地张大嘴巴，急促地喘息着。

盖在织花身上的白布滑到了地上，一丝不挂的身体像白玉一样散发着柔和的光辉，那一根根嵌入身体的管子开始脱落，白色的血液顺着小创口缓缓流了出来。

“哔——哔——哔——”随着织花生命力的减弱，病房里的警报器尖锐地响了起来。

很快，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冲了进来，厉声道：“大小姐，请你出去！”

熏冷哼一声，踩着木屐“哒哒哒”地走了出去。

“织花……织花……”医生一边轻轻唤着织花的名字，一边冷静地将营养管和氧气罩处理好，两手麻利地在医疗仪器上操作着，双眼焦急地看着屏幕上的一堆数据，直到它们恢复到正常值才松了一口气。

之前仿佛落在沙滩上的鱼一样痛苦挣扎的织花，终于平静了下来。

“你们俩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了不要随便让人进来吗？”医生给织花擦完了汗，这才转身出来训斥两个不尽责的守门人。

“苏医生，您不是不知道大小姐的脾气。”一个黑衣人唯唯诺诺道。

另一个人赔笑道：“苏素小姐，这件事情可以不报告给社长吗？”

苏素解开白大褂的扣子，总算松了一口气：“还用得着我多嘴报告吗？还是你们以为能瞒得住？”

两个黑衣人垂头丧气地对视了一眼。

苏素回到织花的床边，温柔地握着她纤细的小手，在她耳畔轻声道：“寻死是愚蠢的行为，下次不要这样了。如果你死了，很多人也会丢掉性命，包括我。”

织花一脸歉意地望着苏素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是的，她是故意刺激熏发怒的。

熏寒着一张脸，冷冷地望着刀尖，她的脑海里还回荡着织花嘲笑的话语。

织花的预言，从没失败过。

她摊开自己白嫩的小手，是的，她什么都不缺——财富，权力，宠爱。

她以为这一生，幸福会一直伴随着自己，可织花却告诉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。她这辈子别想得到爱，她爱的人，一辈子都不会爱上自己。

熏的右手紧紧握住长刀。

围着她的，是十个全副武装的男人，一个个凝神屏息如临大敌。

“哈——”熏发出一声骇人的咆哮，十把长刀雨点儿般齐齐劈下来。

“当当当当……”熏往后一仰，左手手掌撑住刀背，猛地一发力，十把长刀立刻被弹开，如天女散花般四散落去。

“啊哈！”熏左脚往前一踏，右脚一个旋风腿，踢开了一个男人，长刀横向一劈，一个男人的手臂在惨叫声中扬了起来，划出了一条血线。

熏凌空一跃，前后脚劈叉一踢，两个男人立刻跌出了好远。

熏往下一蹲，躲开了一把长刀，寒气贴着她的头皮旋了过去，她手肘往后